

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

主要角色

路野萍——女 29岁 大学应届结业生 正在搞社会调查。

罗南——男 30岁 法院公务员 回城知青 业余作者。

盼秋——女 24岁 农民 专业养鸡户 罗南在乡下的妻子。

萧寒——女 45岁，法院民庭副庭长，很有感情的执法者。

李小典——女 23岁 幼儿园临时工 从小不点儿就被人抱养。

白茹君——女 50岁 有文化有身份的女人 正在申请与死人复婚。

郑毛毛——男 20岁，小车司机，白茹君的儿子。

特殊角色

男人——本剧的叙述者 潇洒而有风度 将分别扮演：

青年男——一个正闹离婚的时髦青年；

中年男——小干部，大约过去是风云人物；

老年男——可能是某单位值更员，老实巴交；

刘三喜——被新媳妇挤兑得够戗的工人；

柳亦鸣——精干而执拗的知识分子；

纠察员——对违章者毫不通融的老人；

儿子——潇洒的青年，罗南、盼秋幻觉的人。

女人——本剧的叙述者 热情而有活力 将分别扮演：

青年女——一个本分但很执拗的妻子；

中年女——朴素但很漂亮，要求解脱痛苦婚姻；

老年女——市民 能说会道 在法庭不怯场；
张翠兰——时髦而显得俗气的新媳妇，可能是售货员；
郑芸芸——娴静善良的妻子，知识分子；
小 贩——老油条，大概是个二道贩子；
儿 媳——漂亮的姑娘 罗南、盼秋幻觉的人。

群 众 角 色

一个民警 两个审判员 三、四个过路人（还可以串演书记
员，陪审员之类的角色）

〔在观众们络绎入场 并基本就座的这段时间里 他们看到舞台上——置景工人正在最后拼搭、检查布景；灯光工人正在调试灯具 道具员正在摆设、分发小道具 化妆师正在为演员修妆，而扮演剧中人罗南、路野萍、萧寒、李小典、白茹君、郑毛毛、盼秋的演员 则分别在酝酿情绪、默戏，并不时检视一下布置好的环境；试走一下地位，或清一下嗓子，啾呀试声或两三人切磋几句台词。当扮演审判员、书记员的演员们，夹着案卷走进一、二、三、四小法庭坐下 将写有审判员、书记员字样的标牌竖立在法台上时，舞台工作人员退去，有戏的演员留在台上，开始半进入角色的状态，按各自的行动准备着——总之，是强烈的剧场演出的氛围，使观众习惯于冷静地看戏、思考 接受本剧的演出样式。

〔潇洒而有风度，充满活力，热情洋溢的一对男女演员，走到台前，向观众鞠躬致意。

男 各位观众 现在，《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就要开始。欢迎大家来法院旁听……啊 不 不 不 欢迎诸位光临我们剧院观看戏剧演出！

女 本剧的作者和导演委托我们主持今天的演出，向诸位介绍、叙述他们编排的这个剧本故事，和你们一起进行调查、剖析。因为在你们身边，生活就像一部有声有色的戏剧在进行着。

男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 你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儿女……

女 (向男示意)……

男 (恍然)啊 对对 许多青年朋友不在此例 他们正处在恋爱阶段；或者即将进入这个神圣的领域……(向台下寻觅 指点 睹 那一对儿 那一对儿——他们显然正处于热恋之中。

女 不管什么情况，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都希望获得真挚的爱情、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

男 可是 严峻的生活现实告诉我们 婚姻并不都是美妙的爱情交响曲 家庭 在这个社会的细胞里 却往往蕴含着各自的欢乐和痛苦、甜蜜和悲愁；既有热烈畅朗的美好回忆 也有酸涩的难言之隐……

〔与此同时 台上的演员们已经进入规定情境。

〔当代 繁华都市所特有的音响喧腾起来。

〔审判员坐在法台前翻阅案卷 书记员展开文书纸 准备开庭。

〔罗南捧卷宗宣布：×××到第三法庭！×××到第四法庭！×××到第五法庭！”男女当事人各自悻悻走去。

女 (接着男的叙述)冷天舞台上发生的事 如果与生活中谁的实际经历有某些相似之处，那纯属偶然的巧合，请不必介意。

男 因为离婚并不是每个家庭、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儿。就是要离婚的人 也并不把进法院看作是光彩的事儿 甚至

由于某些原因还有点那个……那个——忌讳 所以 我们也试行一种承包责任制，今晚凡是来离婚的夫妻，不管老少，就统统由我们俩承包了！

女 （纠正 解释地 就是说 统统由我们俩来演给大家看。

男 免得有人对号入座，胡乱猜疑！

〔罗南手持卷宗 出来呼叫当事人姓名。

女 看！就要开庭了，法院里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罗 南 （呼叫 顾文林、陶玉珍 来了没有？

男 （忙应答 来啦 来啦 在这儿！

〔男、女简单扮妆 进入角色 一对青年夫妻〕

审判员 请你们到第一法庭来！

〔二人随审判员进入第一法庭。

〔三十岁左右的罗南 在清扫楼道 他面目清癯 不时用深邃的眼光在观察周围的人。

〔路野萍 衣着入时而得体 披肩发 颇有风韵 将近三十岁了，可是顾长的身材仍充满了活力。她背着一个大红帆布挎包，手持一个大夹子，风风火火像在寻找什么人，探身小法庭察看 询问着什么 尔后 很快地向一侧走去。

〔一个纤弱清秀的年轻姑娘，怯生生打量着四周，与这里的气氛很不协调，她稚气未褪的脸庞上，一双明亮的眼睛闪烁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冷峻的光，流露出明显的孤独感——她是李小典。

〔正在清扫楼道的罗南 不时抬头默默观察着她……

〔李小典正想向人询问什么 见罗南正在注视她。

李小典 （难于启齿地）同志！我，我……找法院院长，他在哪儿办公？

罗 南 （难于启齿地 呵……（拄着扫帚 打量她 来打官司？

李小典 （摇摇头 又点点头）…

罗 南 你可以先到门口接待室谈谈。

李小典 (固执地) 我找院长。

罗 南 (关切地) 非找院长 这里是民事庭 管民事纠纷离婚案、
遗产继承之类的事儿。你告谁，有起诉材料么？俗话说的
状子 不懂 来过没有？

李小典 (一语不发 神色有些悒郁)...

罗 南 (无可奈何叹口气) 院长一般不直接接待当事人(悄声) 他
在三楼 305 房间 你去试试 别说我告诉你的。

李小典 谢谢.....(默默转身离去,下)

〔罗南感兴趣地注视着姑娘离去的背影，他靠在一边墙上
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 记了几句什么。

〔夹着公文包的民庭副庭长萧寒 匆匆走来。她 45 岁 严
峻而有风度的仪表 会使人陡增几分敬畏之感 女法官的
职业特点并未掩盖她内心的感情，从她那对略显憔悴的
眼睛里 使人感到深邃的内容在流动。

〔路野萍从后面赶来 追上萧寒。

路野萍 (对萧寒)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 您就是民庭萧寒副庭长！

萧 寒 (不冷不热地) 对不起 请稍等！

〔萧寒走到正往小本上写着什么的罗南身边 从公文包里
拿出一个大信封。

萧 寒 (对罗南)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市作家协会给我们来了公
函，已经正式通过吸收你为作家协会会员了，希望组织
上对你的创作活动给予方便和支持！

罗 南 真的么？

萧 寒 (笑笑) 祝贺你！我们的业余作家已经被社会承认了。

罗 南 (苦笑一下) 那只能说明过去。最近接连遭到退稿.....我
那个关于婚姻问题的中篇小说，也被编辑部打回来了！

萧 寒 为什么？

罗 南 好像说作品里充满了太多苦涩的东西，写了生活中许多无法解决的遗憾……必须修改。

萧 寒（思索地）需要创作假么 可以给你时间。

罗 南 不，我想再深入了解一些案子。

萧 寒 好吧，我尽量为你创造一些条件——最近有接待任务 可以派你参加。

〔路野萍发现了罗南，猛地一怔，几乎不能自持地喊出声来。她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努力控制住感情的激动，紧紧盯视罗南 判断着……〕

〔罗南瞥了一眼路野萍，并没有认出她来，默默收拾起清扫工具，转向离去。〕

萧 寒（走过去 对路野萍）同志 有什么事？

路野萍（正要向罗南方向追去 啊 那个人……是不是叫罗南？

萧 寒（审视她）什么事？

路野萍 那个人……是你们法院的？！

萧 寒（不冷不热 找他还是找我？

路野萍 唔，对不起。我是人民大学的，我受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和妇联的委托，调查城市的婚姻状况，尤其是离婚问题……（从夹子里拿出两封信）这是学校的介绍信，这是研究会和妇联方面的介绍信。

萧 寒（翻看介绍信）你就是路野萍？知道这件事，李院长跟我打过招呼。

路野萍 李院长说，我的活动由您安排。

萧 寒 你是学生还是教师？

路野萍 应届毕业生。我是研究社会学的，要在搞这次社会调查的基础上 写毕业论文——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

萧 寒 为什么是十五桩？

路野萍 十五，只是个约数。我们发放了一些进行民意测验的调

查表格 还没有完全收上来。

萧 寒 你结婚了？有孩子么？

路野萍（淡淡一笑）这也需要审查么 我又不是来打官司的当事人。似乎您不大欢迎我来？

萧 寒 何以见得？

路野萍 一般说来 女人嫉妒心较重 尤其上了点年纪的与年轻女人……好像很难合作得很好，同性相斥。

萧 寒 是你们大学教科书上说的？

路野萍 不 我看过一点儿心理学的书。

萧 寒 按照这个逻辑，异性相吸，男女一结合就得难舍难分喽？可生活比你的教科书复杂得多 到这儿来的夫妻 恰恰是异性相斥。

路野萍（大笑）哈哈 您真逗 也挺深刻。我承认 逆定理并不一定都能成立。

萧 寒 我是说 如果你是个姑娘 有些涉及夫妻隐私的案子 我就可以不安排你参加。

路野萍 怕我害羞 还是怕什么 既然是搞调查研究 就不该回避人类生活中的问题。

萧 寒 看来 现代女大学生很少封建色彩。

路野萍 不一定。也有个别女孩子 都上大学了 还以为男女接个吻就会产生第二代呢！……我没开玩笑。我们都是从禁锢中挣扎出来的。也许 将来我的论文写出来 您会认为很不正统。

萧 寒 在你们这一代人看来我是个老保守。不过你用什么观点写你的《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论文，我不想过问。我是个搞具体工作的人 可以先领你熟悉一下环境 把你介绍给审判员们……（她俩踱步到第一法庭门口 你先等一下。（进入法庭）

〔罗南走来，在楼道清扫垃圾。他直起腰看了萧寒与路野萍一眼，又埋头干活。〕

〔小法庭门边的路野萍，远远凝视正在清扫垃圾的罗南，飘飘荡荡的思绪牵动着她胸臆间的往事，致使她脚步踟蹰，在门口进退维谷。〕

路野萍（思绪飘飘荡荡地）是他么？是他，是他！他怎么在这儿？他好像没有认出我来。不，不，也许他在故意回避我？

萧寒（从第一法庭出来，招呼路野萍）进来吧！在这里进行诉讼的是一对青年夫妻。（给路野萍看一份材料）

路野萍好！那就开始我对第一桩离婚案的调查。

〔萧寒、路野萍进入第一法庭内，审判员坐法台后。萧寒为路野萍引见后，静悄悄坐在旁听席。女青年在一边撕扯着手帕，已哭得泪人似的。男青年跷着二郎腿坐在另一边。〕

审判员你们具体谈谈离婚的理由。

青年男理由？刚不是说了么，我俩性格不和。比方说吃饭吧，她嫌我叭唧嘴，还说吃菜不顾别人，老叨叨，还有，她懒，不爱收拾屋子……

审判员你收拾么？

青年男我？也差不多。再者，她不疼孩子——您说，她不爱喝水吧，也不知道给孩子喂水！

审判员这算什么理由？我们天天干这个，都懂，懂！你谈谈真实原因，谈实质性问题。

青年男（沉默）……

审判员谈吧！

青年男（憋了半天）她，骂我……骂我是臭流氓！

青年女（哭了出来，委屈地哽咽着）……

青年男跟您这么说吧，我就不爱听她哭！不爱让她管着我，我交

个朋友都不行 凭什么老让我囚在家里守着她？

青年女 (哭诉) 你正常交往 我什么时候管过你、限制过你 可你跟那姑娘算什么？整天一块胡混——有那么交朋友的吗 你不想想 你有老婆、孩子 我不能不管 不能眼看着让第三者插足，把咱们小家庭给搅散了！

青年男 你就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甭想用封建主义旧思想限制我的自由！

萧 寒 (插话) 年青人 喜新厌旧、不道德的行为 是什么主义的新思想 是什么自由啊？

青年女 他还说我 你还算 80 年代新女性呐 别那么不开化 小肚鸡肠 少干涉 凑合活着吧……

审判员 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矛盾的？

青年男 早了！

青年女 (止住哭声) 就从他们家落实了政策 又跟在澳大利亚开饭馆的二大爷和四叔联系上了以后，说话气儿也粗了，眼看着他脾气见涨，净找碴儿打架！他要跟那个姑娘一块儿出国……

青年男 她净打击我！不支持我的理想，扯我后腿！

青年女 我是劝他别走 我说你中国字儿还认不全呢 外国话 见面就会说一句 OK 分手就能说一句拜拜吧您呐 到澳大利亚能干什么？！可他五迷三道 不知自个儿贵姓了 他满脑子资产阶级喜新厌旧自由化思想！

青年男 你甭扣大帽子！自由化？！你见过什么呀你？整个一土老帽儿！

审判员 怎么这样讲话？！你们俩在法庭上不要直接交锋，一个谈完一个再谈。

青年男 (气呼呼地) 反正 反正感情破裂了 我不爱她了 她不理想 我要纠正这个错误的婚姻。我们俩的日子 就像一本

看腻歪了的书 已经翻到最后一页了 没劲!一点味儿也没了。我记不准那段原话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夫妻俩人没感情了 再不离婚 就是不道德!

青年女 (哭着) 道德?! 我是人 不是衣服 不是书 想扔就扔 想用就用! 你道德,你当初追我的时候,怕我嫌你出身不好 又有海外关系 你是怎么说的?!

青年男 事物是发展的嘛……

青年女 那时候 你跪在我面前 像电影里的外国人似的 起誓说,将来你如果变心,再发生唐山地震,脚底下裂个大口子,把你埋到地球心儿里去!

青年男 说那个干什么?没用!没用!

青年女 (大哭) 呜呜呜 我就不离 就等着地震哪 怎么现在还不地震啊,还不快点地震啊!(她把手帕碎片向丈夫扔去)

审判员 别价 有什么问题咱们解决什么问题 别盼着地震哪 怪吓人的!再说地震也解决不了他思想上的事儿。

〔路野萍忍俊不禁 忙用手捂住嘴。〕

〔萧寒带领路野萍悄悄起身离去 她们谈着什么 路野萍耸耸肩苦笑一下。〕

〔青年男女卸去妆 回复叙述者身份 迎上路野萍、萧寒。〕

男 (对路野萍发问) 刚才他俩申诉的时候 我看到你笑了,为什么?

萧 寒 也许 你感到过于简单、浅薄了 不值得剖析?

路野萍 不 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我笑 也只是一种苦笑。

女 (对萧寒发问) 观众们很想知道 你们该怎样评价这种事情呢?

萧 寒 (略一沉吟) 我虽然是法官 可生活 指观众席 是最严峻、

最有权威的裁判者。丑的行为，不论披着多么时髦的外衣，终归要遭到社会谴责的！

路野萍（与萧寒边走边谈）这次调查，我倒是很想重点了解一些有第三者介入的离婚案，对婚外感情问题做点研究。

萧寒 走吧，我们去第三法庭。

〔萧寒、路野萍下。叙述者男女隐去。〕

〔李小典自另一端走来，手中拿着一张纸，无力地靠在墙边，大眼睛里闪动着茫然的光。匆匆走来的罗南发现了她。〕

罗南（轻声地）怎么样，见到院长了？

李小典（淡淡地）见到了。叫我写起诉材料、状子。

罗南 那就写吧。

李小典（仍是淡淡地）我不知道怎么写。

罗南 如果你相信我，我来帮你写。

李小典（折弄手中的纸）你帮不了忙。

罗南 我熟悉法律程序，我代人写过起诉书。

李小典（冷冷地）我不知道被告人姓名，也不知道她在哪儿……去告谁？

罗南（恍然，脱口而出）啊，那你是被坏人……

李小典（跳开，喊）去去！……你们男人一见到年轻姑娘，就想到那种事……

罗南（大惑不解）唔，对不起……我只是想帮助你。

李小典 你想做好事，挽救失足少年？悒郁地）可我不是你走吧，我不需要别人可怜我！

〔李小典无力地靠在墙角，眼里涌出了泪水。〕

〔萧寒夹着卷宗匆匆走来，罗南向她叙说，恳求着什么，将她领到一侧的李小典面前。〕

萧寒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李小典 李小典。

萧 寒 李小点？哪个点？这名字——挺特别。

李小典 我一直没有名字……我父母生下我来，还没有来得及给我起名字 就离婚了。当时 我只有那么一点点儿 都叫我“小不点儿” 抱养我的人家 报户口填的是李小点儿。上小学了 老师给改成字典的典 典雅的典……

萧 寒 你现在……多少岁？

李小典 23。

萧 寒 (停顿了一下)23岁……属羊的。你现在……？

李小典 养父母五、六年前就病死了 他们的亲戚占了房子 我无家可归……曾经有个小时候同学跟我很好，我也真心实意跟他好 多希望能有人疼我、保护我 能有个家……可最后还是不成 把我甩了。人家父母不同意 嫌我来路不明 怕不可靠……

萧 寒 那你……找法院干什么？

李小典 (冷冷地)找生我的爸爸妈妈 我要告她 可又不知道她的姓名、住址。我走了几个法院 查找当时给我爸爸妈妈办理离婚的审判员 先找他们问问清楚……

〔萧寒似乎在努力回忆什么 思绪不宁。〕

萧 寒 (动情地)是还没有找到线索么？……唔 到我办公室 我们详细谈谈好么？

〔李小典随萧寒走去。罗南感慨地望着她们的背影，下。〕

〔叙述者男女出。〕

女 这样一个姑娘 她的童年 她的青春 本应该充满了爱的阳光，爱的雨露。

男 可是 她一降生 父母捧给她的 却是一杯人生的苦酒。

女 她的父母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向观众询问)你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线索？

男 先不要着急。故事 我们要一个一个往下讲。来吧 还是请大家一起来听听这样一对老年人的离婚案吧……

〔男女二人简单扮妆 进入角色 一对老年夫妇〕

〔路野萍进入第三法庭 审判员招呼她 请她坐在旁听席。〕

〔女审判员正在审理的离婚案 当事人是一对老年的二婚夫妇 都已头发花白。女方为原告 能说会道 不怯场 被告老头 人较木讷 老实巴交 正在翻弄一摞纸片(账单)〕

老女人(一条腿盘坐在臀下)……我说这位大姐呀!我说话不到地方 您有文化 能听明白 我说大姐呀 这官司……

审判员 和婉地 别叫大姐 称同志 或者叫审判员 法庭开庭 别叫大哥大姐的 你把那条腿放下来 坐好 咱们严肃一点。

老女人(把腿放下,坐好)我说这位大……同志,您可听明白了?我是非跟他散伙不可,坚决不跟他过了!

〔这时,一个穿皮茄克、筒裤 戴一副白手套的男青年 急匆匆走来呼喊着“萧副庭长!”探身法庭。他叫郑毛毛。〕

〔路野萍示意他轻声。〕

〔郑毛毛走去 向另一侧呼喊。萧寒迎上。〕

郑毛毛(直奔萧寒而去)萧副庭长!我们……唔,白茹君同志已经等您一个小时了 您看……

萧寒(不冷不热)我没有约她,既然自己要来,就等。

郑毛毛(有点不高兴)人家工作很忙……

萧寒 那就先去忙工作,请她等法院通知。你是……?

郑毛毛 我是……唔,我是小车司机。人家一直在走廊上站着等您……

萧寒 略一沉吟 好吧(走过法庭门口 对路野萍)小路 来帮我做一下记录。

〔路野萍拿大夹子 与萧寒走出。〕

〔一位妇人 正背身站在远处不显眼的角落 她的衣服考

究得体 提着一个黑色提包 悄悄打量着四周的人，待她转过身来，才看到她戴一副浅浅的太阳镜，也许是出于一种特殊心理，怕有人认出她来，这就是白茹君，虽年过半百 风韵犹存。

〔郑毛毛引萧寒、路野萍走近白茹君。〕

郑毛毛（对白茹君）您快抓紧谈啊，干吗老不理直气壮 真是的，替您着急！

萧寒（对郑毛毛）我和当事人谈话 这位司机同志请到外面等。

白茹君 唔 对 毛毛 你到外边等吧。

〔郑毛毛下。〕

郑毛毛 这是我和郑老——郑安国同志生的孩子，在我们出版系统当司机 太不懂事。

萧寒 你托人带给李院长的信，已经转到我这儿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托熟人找关系了，我们具体承办人会实事求是地去处理的。

白茹君 别误会，我不是不相信你们，是怕时间拖得太长。

萧寒 请允许我们有一段调查研究的时间。因为，你的离婚判决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需要找到当时的案卷进行复查，而且你申诉书中提出的要求又很特殊……

白茹君 你们可能不太理解我的感情……和痛苦。

萧寒 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将会逐渐了解你。

白茹君 那……我请求法院为我保密，防止扩散，我不希望在审理过程中，把事情张扬到社会上去……

萧寒 好，请你等法院通知吧。

〔白茹君与萧寒握手道别下。一直在做记录的路野萍抬起头，盯视着离去的白茹君，露出不解的神情。〕

萧寒（长叹一口气）哦……

路野萍（把记录纸交给萧寒）这人 是怎么回事？

萧 寒 一个要求和死人复婚的女人……

路野萍（不解地思索着）和死人复婚……？

〔萧寒送路野萍回到第二法庭 然后 萧寒回办公室去了。〕

〔审理在继续中——〕

审判员 我都听明白了。你们俩原来的老伴都死多年了 后来 你们俩经人介绍 认识十来天就结了婚。现在 双方对人没什么意见，主要是钱上不够分配，闹矛盾，你提出离婚。看来你们结婚才不到半年 没什么感情基础 是不是？

老男人（嗑嗑巴巴地）这，这么大岁数了，又不是小青年搞对象，什么感 感情不感情的 就是老了 找个伴儿 续个窝儿，搭、搭伙过日子呗……

老女人（伤心地）过什么日子？跟他结婚之前，闺女面前我这当妈的张不开嘴 闺女说 妈呀 我不嫌弃你 谁叫我爸爸死得早 咱家欠了账呢……上个月我们大闺女的孩子 追着喊他爷爷 叫给买双鞋 他光嘿嘿嘿 嘿嘿嘿 就是不吐口。大闺女好一顿数落我 妈 您瞧您多好呀 我爸爸死了 你嫁了个木头疙瘩 孩子叫了半天爷爷 不说给孩子买双鞋 闺女还短不了挖苦我 怎么样 他给你把账还了吧 账主知道我结婚了 来要账 说往后日子好过了 把钱还了吧。可他说没钱——介绍人可跟我说他挣得不少 有存款！

老男人（着急地）那 那是介绍人没说实话 打 打虚漂呢 我结发的老爱人 得癌症四、五年 拉下一屁股两肋的饥、饥荒 我带仨孩子 刚还清账 这一结婚 经济上又捅一个大、大窟窿 真没存款 您瞅！揪着手中一摞纸片 我把这些年的账单、欠款条都带来了，不信对着我工资数查嘛……

审判员 她要离婚 你有什么意见？